



王朔文集
Wang Shuo Works

橡皮人

Rubber Man



王朔◎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橡皮人

Rubber Man

王朔◎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橡皮人 / 王朔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201-05569-5

I. 橡... II. 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34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 月第 2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890×1240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字数: 378 千字 印数: 20001-23000

定价: 29.80 元

2007年版总序

这几本书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关于文学，我越来越确定这是个人的事。这个世界很单纯，人和人之间需要的其实不多，相互了解只能横生误会。公众是个陷阱，为别人活着即便出自真诚也在技术上做不到。没有比想在别人记忆中不朽更自欺的。几千年算永恒吗？写作是一条狗，你不变心它就陪着你，也是一面镜，照着你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是为了几个钱，我是不在乎这几本书印不印的。这些文字当年我写完就没再看过，现在看，像另一个人写的，一个狡猾乐

观的小子。我在盲目中写这些小说，用意是引起别人的兴趣，小说文体本来就不老实，动机再是取巧，可见会有多少矫情、吹嘘和虚饰在里面。青年作家总是可疑的，也无非是揭疤、自读，摆明反抗一切，高调入世，看似特立独行，骨子里却难逃代代相传的文人梦谈。社会很容易被质疑，人群总是显得麻木且腐败，理想就那么清白吗？关于人之为人，我们知道多少？我承认，我的世界观都是因袭来的，在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时就已经被植入，到需要和别人对峙时才发现我们来自同源头。东西方关于人的理想生活又有多大差异呢？也无非是策略之争，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当然策略导致结果。问题不在于认同人类共有的自我肯定，问题在于这一切是确凿的吗？我们相信的和我们本来的是一回事吗？世世代代高唱的人类赞歌指的是我们吗？如果是，为什么我总是感到羞愧和一次次堕落而不是心安理得和渐次归位？为什么会有小说这样合法的精妙的被推崇的虚构，还有那么多人从中获得安慰。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我怀疑其核心已编入遗传而不必再通过教育获得了。我觉得自己像在大海里游泳，无边浪涛挥之不尽，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彼岸，有从树上刚下来的原始人那样一个澄明无邪的头脑。

关于这些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



目 录
Contents

永失我爱	1
橡皮人	53
我是“狼”	164
给我顶住	210
无人喝彩	271
刘慧芳	375

永失我爱

那天，报纸电视台都预报是风力二三级的晴天，但当我们聚集到建筑工地的空场上时，天瞬时阴了下来，并伴有不间断的狂风，工地上的水泥浮灰被吹得漫天飞扬，砂石打在一字排开的载重卡车车帮上铿然作响。

我迷了眼睛，进了一嘴砂子灰了脸。空场旁插着的彩旗也在刹那间黯淡了。

似乎有无数的炸弹纷纷落在偌大的工地上……

接着，成吨的雨水倾泻而下，灰飞烟灭，未建成的庞大房架、恐龙般的吊车轮廓依稀呈现，笼罩在一片水雾弥漫之中。

人们抱头鼠窜，石静横穿混乱的人群向我们跑来，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上颊边，雨水流进她大张的嘴，白色的牙齿一晃一晃，喧嚣的雨声使我一点也听不清她在喊什么。我们分头爬上了各自的卡车。驾驶楼内十分闷热，并混杂着柴油味，不断流淌的水波使四处景、物、人变得朦朦胧胧。我开动前挡风窗的雨刷，水被一层层刮去，前景忽而清晰忽而模糊，两旁的卡车都隆隆发动起来。石静在车下变成一团只具轮廓的人形，周围人影纷乱。我摇下边窗，只见她已掉头一步步往回走，脑后的湿淋淋的头发散乱得像一团胡乱缠的黑毛线。

工会的小刘头戴橘黄色的塑料安全帽，像名在敌前火力封锁下

敏捷穿行的侦察兵一样，弯腰冲刺出现在车前，一手拿着只哨子含在嘴里，鼓足腮帮子吹了一下，一手擎着小红旗猛地往下一挥，撒腿就跑。

旁边的两辆车猛地冲出，待我反应过来也慢了半拍，那未出现的哨音已淹没在哗哗雨声中。董延平的车已跑到了我前面并挡住了我的视线，铲状的车尾在我面前跳抖着，冒出股股黑烟。

发动机的吼声盖过了雨声，方向盘像通了电似的震得人手发麻，车身大幅度颠簸着，我像骑在马上。左右是一辆辆同样疾驶着的卡车和车与车间隙内一片片闪过的工友们的橘黄色头盔。我数次接近那同样橘黄色的车尾，又眼睁睁地看着它拉开距离——董延平有意遮住我的路线，我向右打把他也向右打把。董延平的车尾蓦然增大，向我扑来，我向左打把，眼前蓦地又出现小齐的车尾，近在咫尺，我只得紧踩刹车。他二人的车瞬时远去，与此同时，老吴的车从我眼前呼啸而去，一排沉重的泥点蓦然作响，横拍在我的前挡风窗上。

待我重新发动车辆驶向终点时，董延平他们已稳稳地停在终点，大笑着从驾驶室爬下来，站在那儿冲我吹口哨。

我风驰电掣般地冲他们驶去，开到跟前，一踩前闸，车身一下横了过来，高速旋转的后轮刨起泥浆糊了他们一头一脸。

“报复是不是？”

董延平和齐永生冲上来，拉开门把我揪出来。

我被他们扭着，笑着挣扎说：“报复你们，怎么着吧？”

“灌你丫的。”

接着，我就被他们按进了一个泥水坑。

我被他们拉起，啐着泥水说：“有什么呀，不就是泥水浴么！”

“还嘴硬？”董延平又按我头。

这时，头儿们和石静打着伞笑吟吟地走过来。小刘嚷着：“领

奖领奖，前三名毛毯，其余的一人一个暖瓶。”

董延平对石静说：“这要在过去，说老实话，就得把你奖给我。”

“奖你一大嘴巴。”石静笑着说，“没你那样的，骑着人开，按少数民族脾气早给你下油锅了。”

“透着是一家子。”董延平笑着乜我一眼，又对石静说，“我怎么就不如他了？人家皇上的闺女还知道搞点选拔赛什么的，你也给我一次机会。”

“就是，”小齐插话说，“挺好一摊牛屎你插回试试。”

“抽你啦？”董延平恫吓小齐。

“你没戏。”我诚恳地对董延平说，“别没事就下蛆，哥哥这儿所有的缝儿都抹死了，混凝土浇筑。用样板戏的话说就是——风吹雨打全不怕！是不是石静？”

“没错，”石静笑着说，“全都玩去。”

“真粗野。”董延平摇头叹道，“没劲，真让我伤心。看来这老百姓家的丫头是不行。”

“对这种人咱们一般怎么处理来着？”我指着董延平问小齐。

“看瓜呀。”小齐一声喊，一帮人蜂拥而上，把董延平七手八脚按在地上。

“蹭上蹭上！”董延平躺在地上大叫，“我昨儿穿的裤子还没换呢。”

“左眼跳是财还是灾来着？”

“灾。”

“是财跑不了，是灾躲不过。”我开了自行车锁，推着往外走，外面雨下如注。

“等雨小点再走吧。”石静打着伞推着车望着我。

“你知道什么叫沐浴么？这就叫沐浴。”我蹩腿上车骑入雨中。

街上的树木在风雨中飘摇，两边的建筑物窗户紧闭，亮闪闪地反着光。楼房泄水管哗哗流着水，街头绿地的草坪浸泡在白花花的水中，马路、车辆、路灯、楼宇都被雨水冲刷得十分洁净。滔滔不绝的水从各个路口四面八方涌来，夹着树叶残花打着旋沿着拱形的马路向两边分流泄淌。家家商店的房檐下站满一排排躲雨的人和自行车，人们看着雨出神。

“多幸福的事，”我对赶上来与我并肩骑行的石静说，“大庭广众之下洗着鸳鸯澡，回头再潮得乎地对上道梅花枪，抽根儿夺命烟，喝上二两追魂酒。”

“别不要脸。”石静话音未落，手里的花伞被风吹得忽地脚尖朝上，旋即脱手而去，在风中飞飞停停、颠来倒去，顷刻间成为远处水中一盏飘飘荡荡的莲花灯。路边避雨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狂热的掌声，人人喜笑颜开。我挥手向人群致意，顿成落汤鸡的石静一脸哭相。

“让你欲盖弥彰。”我笑她。

“这人怎么都这么坏？”石静气咻咻地说，“看见谁倒霉就幸灾乐祸。”

我们拐入另一条街，只听路边闲人齐声欢呼，一股洪水席卷了路边的一个瓜摊，浩荡水中飘游着一个个翠皮大西瓜，肥头大耳，滚磕碰撞着络绎而来。

“什么叫堤外损失堤内补？抱两个吧！”

“你这祸国殃民之心何时能死？”

石静咬牙切齿，在滔滔水中东倒西歪地为西瓜簇拥。

“这叫欲进不能，欲退不得。”

我翻身下车，溯流而上，弯腰趁势抱起两个大西瓜，未及夸耀，早有一个赤膊短裤小子蹚水而来，接过西瓜，口称：“谢谢。”

“占什么便宜了？”石静下车立于水中笑我。

我们搬车到路边，站在树下看苦主儿奋勇扑捞瓜果，每捕住一个，我们便大拍巴掌叫好。

“你无聊不无聊？”石静看我兴高采烈、喜不自禁的样儿嗔问。

“我操，兴奋一下多不容易。”

这时背后哐啷一声，街边楼上的一扇窗户玻璃被打碎，落英缤纷，滚滚黑烟冒出，一颗姑娘头探于窗外大声疾呼：“救命啊！着火啦！”随即消失不见。

黑烟滚沸出户，风吹雨打立即稀薄澄澈，无影无踪。街上行人都仰头卖呆，迷惑不解，面面相觑。

“不能吧，这也不是着火的天啊。”

咔嚓！又一扇窗户被打破，伸出一颗鬣发焦黄的爷们儿头，同样粗腔大嗓地吼了声：“救命啊！着火啦！”随之缩了回去。

又一扇窗户被打破，伸出一颗娘们儿头，同样声嘶力竭地喊救命，并不再缩回，伏于窗上高一声低一声。黑烟不时将该头笼罩吞没，彼时便断了呐喊，咳嗽剧烈，俟黑烟散去，喊声复起，其高亢嘹亮不减分毫。其情可哀，其状可悲。楼下闲人急得连连顿足，迭声呼叫：“跳啊！跳啊！”

“恐怕也只有我挺身而出了。”

石静一把没拉住，我已弃车子弹般射入楼内。

一楼太平无事，职员官员们庸庸碌碌地在挂着牌子的各科室进进出出，抱着文件端着茶杯。

一个一脸无知相却戴着副眼镜的看门老头儿，从门房冲出，横眉立目拦住我：“楼内没厕所。”

“二楼着火了。”我趁老头儿一愣，拨开他蹿上楼去。

一群知识分子沿走廊狼狈溃逃而来，其中之一抓住我，指着走廊顶头一间烟冒得最粗的房间说：“那里有重要资料，快去抢救。”说完匆匆下楼而去。

走廊里不见火光，只见股股浓烟从对称的房间内接连涌出。我闯进第一个房间，抄起把椅子，向那一扇扇宽大的窗户劈头砸去，砸完第一间砸第二间。各间办公室既不见人影也不见火光，只有浓烟透过似毫无缝隙的墙壁弥漫四散。窗户玻璃砸碎后，雨斜射进来，窗帘迎风飞舞，烟便也散去。在最后一间办公室，我才看到火光和昏在窗上的那个老娘们儿。

火舌沿着地板和墙上的油漆层飞快地蹿行着，像水中涟漪一样疏散开来，几道火苗蹿到我脚下，便带着烧糊塑料的臭味躲闪开向四处蔓延。我抄起办公桌上的茶杯用力摔在地板上，迸碎时产生的冲击波和溅出的茶水使弹着处的火苗瞬间熄灭，但随即又跳跃着越过水渍更欢快地奔向他处。我兜着圈子舞蹈着走到窗前，试图扛起一摊泥似的老娘们儿。楼下看热闹的人一片欢呼。

“扛不动。”我放下架在脖子上的老娘们儿的胳膊，拍着老娘们儿肥厚的肩膀冲着下面说，“二百多斤呐。”

“扔下来，扔下来！”

几个小伙子跑来，大张着胳膊做接面口袋状。

“别来这套。”我笑着对楼下的人说，“我扔下去你们就躲了，我还不知道这个。”

楼下的人笑：“保证不躲，你扔吧。”

我捧起老娘们儿耷拉着的头，狠狠弹了俩镢儿，又拧着脸迎着

疾速打来的雨水浇了一通。

“醒醒，醒醒，这会儿先别睡。”

楼下的人笑着指着我骂：“孙子，你手轻点。”

老娘们儿一下惊醒，搂着我脖子就哭。

“别介呀，”我红着脸掰她，“别瞎哭，睁眼瞧瞧是不是亲人。”

我可知道人抓住救命稻草是什么手劲儿了。

幸亏一股火苗蛇似的蹿来，燎得我们踩电门似的忙不迭分开。

一点不瞎说，再瞪大眼儿找就找不着人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没影儿的。

这时屋里的几张写字台已经烧得非常好看了。火苗从所有抽屉往外冒，不时“砰”的一声响从桌面四壁进出。一会儿工夫便烧得透明了，偌大个写字台的框架门剔透鲜明，最后便“哗”的一声塌下，火势减弱随之又高高蹿起直逼屋顶。我出了房间，在走廊墙上摘了一架泡沫灭火器，倒举着一路扫射冲出走廊，扔了灭火器下了楼。

一楼人都跑光了，扔了一地形形色色的鞋。我听到救火车自远而近呼啸而来，戴头盔的消防队员在门外晃动。我刚出楼门，便被高压水枪射出的一束水柱砸了个满脸花，脚下一滑便坐地上了。

“过瘾了？”石静乜着眼抖着腿问。

“什么话！”我愤愤地说，“对英雄怎么这口气？我不说什么鲜花拥抱之类的吧，起码也得敬佩地看上我两眼。”

石静看着我笑：“行啦，承认你是救火，不是趁火打劫就够宽大的了。”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笑，“让人寒心呐！”

“你的胳膊怎么啦？”石静突然拉住我的右臂惊叫起来。

“嚷什么？”我甩开她的手，抬起右肘看了一眼，只见右肘外侧划了一道大口子，很长但不算太深，因为渗流出的血已结痂。

“你得去医院上药。”

“别那么大惊小怪。”我说，“去什么医院，你没看血已经不流了？回头洗洗，自己上点药就行了。”

我拉着石静走出人群，此时雨已经小多了，接近于淅淅沥沥的程度。我们扶起倒在路边的自行车，骑上蹬走。一路上，石静总是忧心忡忡地瞅我的胳膊。

夜里，我们在空荡荡的新居内刷房子。说是新居，其实是人家住过的旧房子，墙壁斑驳剥落、污浊不堪。石静在用水泥抹墙壁上的洼点，我举着胳膊在给自己搽红药水。

“你搽什么药呢？”石静头也不回地边抹边说，“别乱上药。”

“怎么叫乱上药？正经的你减三十——二百二。”我扔掉棉签，上前接过石静的灰板和瓦刀，搅着黏稠的水泥一刀刀抹着玩，对石静说，“你去和大白吧。”

四面墙尽管颜色深浅不一，但已平平展展，放倒任何一面都可以打克郎棋了。

石静拎着和好的白灰桶放在我脚下，然后用自己的手绢四角扎结罩在我头上。我踩上一张板凳，用排刷蘸着灰水在墙上上下平刷。

灰水一道道笔直淌下去，长短不一，却毫无例外地在精疲力竭时坠出一个个沉甸甸的终点。薄薄透明的灰水似乎遮掩不住墙壁的瑕疵，然而在干涸凝结后就一片洁白耀眼了。

石静在墙的另一端刷着，她头戴护士帽，衬衣束在腰里，一手叉腰一手挥动排刷，动作轻柔而富于韵律。她安详耐心，并不抬头便知道我在看她。

“好好干活，别东张西望，这可是给自个儿干。”

“我发现你刷墙的姿势比较好看。”我索性停下来，笑嘻嘻地对她说。

她迅速地瞟我一眼，迷人地一笑，又低头认真地刷墙，轻声说：“什么意思？”

“没什么，不过是比较一般的讨好。”

“不是想让我一人把墙全刷了吧？”

“你这人怎么那么没劲啊。”我笑着从板凳上溜下来，坐着，荡着腿，“你把我这一腔柔情都给弄没了。”

“累了么？”她偏过头来看着我问。

“没累，这点活儿算什么？咱不是给自个儿干么，忙里偷闲抒抒情。”

石静退后几步审视着刚刚好的墙，拎着排刷含笑走过来：“累了就歇会儿吧。”

她拎起灰桶，走到另一面墙前继续干起来。我随着她转了个方向继续看着她笑说：

“自己的和公家的就是不一样，透着爱惜，打算使一辈子？”

“不像你，对谁都是短期行为。”石静笑着说，手脚一刻不停。

“过来。”我唤石静。

“干吗？”石静不理我。

“有事。”

“你能有什么事？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呆会儿不行么？”

“你这人思想真是有问题，怎么老往下流想？你怎么知道我跟你就不能有别的事？”

“知道你事儿多。”石静笑着走过来，“什么事？说吧。”

“把那排刷扔了，怪碍事的。”我夺过石静手里的刷子扔到地上，一把将她揽过来。

她挺着身子躲我，嘴里告饶：“何雷何雷，我已经是你老婆了，搁着撂着也跑不了，别逮不着似的。”

“过来吧你。”

……

“你要憋死我呀。”石静挺直身子，擦着嘴巴盯着我问，“你嘴上都是什么？鼻涕嘎巴儿还是饭嘎巴儿？”

“别管什么啦，反正是嘎巴儿就是了。”我乐呵呵地说，“这下倒也干净了。”

石静走到一边继续刷墙，我重新站到凳子上刷起来。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滴滴答答往下掉，初以为是灰水滴落，后才发现胳膊上伤口痂裂开了，血在往下滴。

我捂着伤口下来，到厨房的自来水龙头冲洗，血洗去一片又渗出一溜，总也止不住，白色的水池子也涌红了。后来，我使劲用手压迫出血点，压得肘部一片苍色，血似乎是止住了，尽管仍时有渗出，但流得不那么凶了。

“你怎么啦？”我回到正在粉刷的房间，石静问我。

“没事。”我说。给自己倒了杯茶，又掰了块儿面包嚼着，“有点冷。”

“我说下雨天凉，让你换长裤，你非抖骚，穿短裤。”

“那不是性感么。”我靠墙根儿坐下，喝着茶。

石静刷完一段，转过脸笑着冲我说：“不干活的人倒又吃又喝。”

我一笑，没说话。

石静走过来，接过我手中的茶杯喝茶，打量着刷了一半的那面

墙：“你说今晚咱能刷完这间房子么？”

“着什么急？能干多少算多少呗。”

石静瞅我一眼，把茶杯放在地上，走回去继续刷墙：“你是不是累了？”

“困了。”我说。

“那你就眯一会儿吧。”

石静转过脸来，我已经席地而卧，躺在两张铺开的报纸上。

“着凉。”

“一个小时后叫我。”我昏昏沉沉地说，闭着眼。一件衣服轻轻盖在我身上。

我醒来后，天已经亮了，阳光照在我脸旁的地上，室内雪白刺眼。石静正蹲在地上，刷最后一处角落。

“醒了？”她快活地说，直起腰回过头美滋滋地对我说：“瞧我，把这间屋子全刷完了。”

“真了不起。”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活动着酸痛的肢体，打量着室内四壁，“干得不错，看来用不着再雇贴身大丫头了。”

石静看着我。

“怎么啦？”我揉着脸问她，“我脸被马蹄子踩了？”

“你眼睛怎么啦？”她走近来，用手抚我右眼角，“怎么斜了？”

“皱巴了一夜，还没来得及睁好呢。”我躲开她的手，用力睁睁，自己也觉眼角耷拉沉重。

“是不是着风了？告你睡地上要着凉，你偏不听。”石静埋怨。

“没事。”我说，“用电风扇反着吹一下就正过来了。”

我到厨房洗脸，捧水时感觉举起无力，手臂沉重麻木。我抬